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

忠義傳九十三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亦謂所欲有甚於生者則捨生而取義信哉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世治則忠義之士全其榮名世亂則忠義之士其節乃見主憂臣辱義在必死不以禍福動其心不以死生易其守此誠烈丈夫也哉烏虜 祖宗以來忠義之士以身徇國者非無其人僅有之而已蓋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難則守死仗節之士見矣此所謂板蕩識忠臣者歟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也父漢凝官至崇儀使平為人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強記舉進士為無錫尉知鄆陵南充二縣以父喪解官道出興州有賊遮道劫之平引弓射殺三人餘遂遁

去寇準奇其材薦之起爲殿中丞知瀘州平在南充時夷人入寇平攝州事率士豪擊走之及平復至夷人畏服代還通判潁州召爲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惡久之得三司鹽鐵判官除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 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眞宗知其才將用之矣丁謂曰平將家子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戎狄 章獻皇后思謂言換尚衣庫使知邠州稍遷慈州團練使平謂元昊居服僭竊且叛矣宜備之轉温州防禦使遷邕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靜江軍留後元昊反平上疏曰五代以來中國多事唯制西戎似有策焉於此之時中國未嘗進一騎一兵遠屯塞上特任士豪付以州邑是以邊陲無事其後大臣不能遠慮徙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十年之中兵民交困矣靈武旣失守趙德明懼

問罪願備藩臣 朝廷即以靈夏兩鎮授之今元昊僭逆復與唃廝囉結此乃天亡之時也臣請招致山界洪宥等州士豪授以職名給以金帛使勇者貪於祿富者貪於安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若朝廷貸元昊之罪臣恐北狄謂 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攻取策令邊臣遵守疏奏不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延帥范雍以書召平至保安與石元孫合平趣土門旣又有告賊兵趣金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將還軍救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

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與平還逆之行二十里遇兵與皆行至三川口遇賊與戰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戰少卻郤延駐泊都監內臣黃德和引兵先走平轉鬪三日賊問主將所在何不降平使人應之曰狗賊不降我何降也以衆寡不敵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數罵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年六十八德和既遁輒誣平降賊 詔以兵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平諸子唯季孫有聞季孫字景文少篤學能詩文蘇軾知杭州時季孫以左藏庫副使爲兩浙兵馬都監軾薦其才除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以卒軾時爲兵部尚書哀季孫之死奏言季孫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

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季孫旣死家無甌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臣實與季孫相知旣哀其才氣如此又哀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 朝廷之意哉欲望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 朝廷猶賜存卹於勸獎之道不爲小補軾之言如此則季孫之賢可知矣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也初補衛士由殿前諸班六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知隴州又知慶州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計議涇原邊事適安撫使韓琦行邊趣涇州聞元昊閱兵折薑會謀入寇遂以兵萬八千人命福統諸將擊賊以耿傳參軍事桑懌爲先鋒涇

州駐泊都監王珪武英各以所部兵從福節制琦授福以方略俾諸將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既就道琦又重戒之福引輕騎數千與賊戰于張家堡賊僞北桑懌引騎趣之福亦踵其後會暮合軍屯好水川福等追奔三日至籠竿城北遇賊距羊牧隆城五里諸將因前接戰桑懌先戰沒福繼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福未死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以死報國也因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遂死之年六十一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王珪者開封人也年十九應募為親從官遷殿前第一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

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繼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是歲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擊殺百人目中飛矢而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珪既死邊人即其所為立廟焉珪通陰陽術數好水之戰自知不得還將行謂其家人曰可速去無為虜所仇也及虜攻瓦亭果求其家人如其言贈金州觀察使有子光祖以珪恩補供奉官洧井夷人入寇光祖為梓夔路鈐轄合都監王宣討之賊遂棄去茂州土蕃圍茂州據雞棕關以內侍王中正經畫命光祖策應光祖招納餘族全雞棕關會

中正于茂州乃歸瀘州蠻乞弟圍安夷砦羅箇牟村王宣死之  
宣所將兵潰光祖至江安潰者悉歸于光祖尋從韓存寶取夷  
勞口時久雨士卒暴露賊保巢穴光祖說存寶進軍落共城又  
進軍梅嶺賊以數萬出駐落箇棧存寶亟止光祖但與對壘而  
按兵不動既而賊遁去存寶遽班師 神宗以存寶逗留遣步  
軍都虞候林廣代之光祖曰不得乞弟患未艾也廣至因入其  
巢穴求乞弟不得焚掠蕩盡退營落共江門等砦光祖以功遷  
四方館使遂置瀘南沿邊安撫使命知瀘州以領之遷客省使  
嘉州刺史為涇原路副總管改河東徙定州卒年六十七  
武英者太原人也父密為左侍禁與契丹戰死之以英為三班  
借職積功遷內殿承制環慶路都監破元昊之衆于白豹城以  
功遷禮賓副使從任福戰于好水川死之贈邢州觀察使

桑懌者開封雍丘人也善用劍及鐵簡有智略謹畏常若不足  
少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  
者遂棄其粟而載之皆得不死後徙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  
補耆長獨提一劍以往殺獲殆盡旁縣因之無盜轉運奏其事授  
邠城尉徙澠池改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殿直來皆  
遁去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殺之得閤  
門祇候推其功於已上者或譏其好名懌曰若欲避名皆不可為  
也益自信遷西頭供奉官為廣南駐泊都監遷內殿崇班廊延路  
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屯鎮戎軍好水之戰死之贈解州防禦使  
耿傳者字公弼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  
化罵賊不屈而死傳以蔭補官後以將作監丞知永寧縣通判  
儀州徙慶州為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諸將嘗戒傳少避賊

鋒而傅愈前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武英又勸傅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死也傅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幾福戰沒傅亦死或謂福之敗由傅督諸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之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閔忠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師兵在行欲其以保功難乎哉烏虜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者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傅在

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傅文吏無軍責勸其避去傅不顧被數創死于陣或誣之曰傅督諸將進與大憝卒遇敗傅致也後得傅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 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懼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比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為誣者豈喜於立異邪惡夫為忠邪洙文既出其謗遂止 朝廷贈傅右諫議大夫

馬遂開封人也初補散直為北京指使王則反于貝州遂聞之中夜吐咤晨興詣留守賈昌朝請與行陳命持榜招降則盛服見之與坐遂諭以禍福則不荅時張得一侍賊側目之不應遂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無助者賊徒驍捷卒石慶斷其一臂遂詬之曰妖賊吾恨不斬女萬段即見殺事聞 仁宗嗟歎久

之贈遂宮苑使後獲石慶付其子使剖心以祭之

孔宗旦魯人也為邕州司戶參軍初儂智高潛聚衆溪洞而邕州有白氣起郡庭傍江水暴溢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郡守陳珙珙不聽後智高反破橫州宗旦遣其家屬往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破邕州宗旦被執賊有用之之意宗旦怒曰賊女今立死吾豈可汙邪慢罵不已遂見殺贈太子中允

曹覲建州人也故贈諫議大夫脩古之姝脩古為諫官有直名無子以覲為嗣而奏以官累遷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反覲以州無兵備募敢死五百人以守城而隣城有為避賊計者遂給以書曰賊止期得邕貴而已豈肯離巢穴遠來邪覲以為然乃縱所募去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覲叱之曰吾家以忠義自持

吾豈苟生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間自佩郡印與兵馬監押陳曄率州兵百餘人禦賊力不勝遂為賊所執以郡印授二卒使懷去覲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覲叱曰犬彘敢爾邪遂見殺封州之人為覲立廟歲時祀之 朝廷贈覲太常少卿

趙師旦字潛叔積之姪也以積蔭補官累至右贊善大夫知康州儂智高既破邕州師旦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長吏皆棄城去矣師旦曰女亦欲吾去邪即斬以徇而賊將及城下因語妻子曰留此俱死無益也令避難山谷間明日賊大至州兵止三百人師旦與兵馬都監馬貴力戰矢盡還坐堂上智高麾兵鼓譟而入師旦大罵曰 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大兵且至戮爾無遺類矣智高怒與貴俱見殺師旦死時年四十三賊既去州人為立祠師旦之妻生子數日而避賊棄之草中後三日猶



不死取而育之 朝廷贈師且光祿卿

蘇緘字宜父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南海簿廣州領市舶司每海商至選官閱實貨其商酋皆州里右姓至則陵轢官府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有大商樊氏入見遽陞階就榻緘捕繫杖之樊氏訴于州州將召緘責以專決罰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舶商雖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為專州將慰諭遣之為武陽尉有劇賊黑李二者官莫能捕緘獨馳馬追斬之府尹賈昌朝曰儒者乃爾勇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反圍廣州緘蒐部兵募壯勇合數千人赴難委州事于提點刑獄鮑何緘以功換供備庫副使為廣南東路都監緘襲賊至邕州金城砦余靖督諸將進戰官軍失利主將陳曉先退坐斬緘貶房州司馬後以著作佐郎監越州稅知崇仁縣復供備庫

使知廉州坐擅斬失火軍士降潭州都監徙知鼎州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其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交人果大舉眾號八萬氏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州破邕之四砦緘聞賊且至嬰城以守州民震驚將竄逃者緘曰女輩逃將安之惟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坐勝乃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已具蓄聚不乏今與女約有一人敢出吾當先并其孥斬之時大校翟績陰欲出奔緘斬以徇由是上下聽命賊圍城緘日夜勞苦士卒禦敵以神臂弓仆賊殪象不可勝計於是城中人心益固緘初求救於彝彝遣都監張守節往援守節逗留不即行緘又遣人持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以便宜督守節兵行守節惶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一軍皆覆賊百計攻城緘隨機以應之賊計已

盡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士攻者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衆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治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皆自殺藏尸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尸皆不能得乃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并欽廉所殺無慮十萬餘人邕被圍凡四十二日而下無叛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 朝廷得聞知焉 神宗哀緘死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之弟也以蔭補太廟齋郎後知衢州時方臘陷歙睦杭而衢介于三郡之間賊勢張甚兵力寡弱衆皆奔潰汝方與郡僚段處約守孤城城陷罵賊而死年七十一贈龍

圖閣直學士

詹良臣字唐公嚴州遂安人也晚以累舉恩得官為縉雲尉方臘起青溪聲搖江淮賊犯處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兵數十人往禦之為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罵曰女輩何敢反往年李順反戮於蜀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戮於河北同惡無少長棄市尸為狗鼠食女輩何敢反賊怒割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為隕涕死時年七十二賊平 徽宗聞而愍之官其二子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一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原人也從曾祖曰堯俞有傳察為人端重有特操舉進士蔡京欲妻以子察力拒之爲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太常博士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察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斡离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离不怒曰汝主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 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爲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挫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顛頓

終不屈幹，離不怒曰：爾乃不拜我耶？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見殺。年三十七。聞者哀之，贈徽猷閣待制。

蔣興祖，奇之孫也。以蔭調饒州司錄事。方臘之起，放兵四出，興祖白郡守糾吏士輯戰具，盜不敢謀。後知陽武縣，金人入寇，犯京師，道出陽武，或勸興祖使避之。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義不圖全。此吾死所也。監兵有與賊通者，斬以徇。虜騎來攻，興祖敗之而去。明日虜益濟師，不敵，遂死。年四十二。贈朝散大夫，官其二子。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初，上書言十事。

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放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言皆切至。遂坐上書，邪甚，列黨籍。宣和中，召至京師，屬方臘起，青溪勢張甚。確上言：此皆王民也，但庸人擾之耳。陛下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敢有以華石淫巧供上者，死務在撫綏，則旬浹之間，必可殄滅矣。宰相王黼怒，出為通判杭州。攝睦州，確以方略授諸將，賊由是遂敗。歷知坊汾解三州，徙隆德府。金人入寇，圍太原，確累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繫焉。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臣所領隆德城，壁百年未嘗脩築，將兵又皆戍邊，無以待敵。若得秦兵萬人，足以抗賊，不然無策矣。惟以死報。陛下也。書數十上，皆不報。明年春，虜兵至，確方率屬士民乘城拒守，勉以忠義。有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採確意所嚮者，確怒，吐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

可斷腰不可屈也城陷猶率衆鏖戰遂死之 欽宗贈確述古  
殿學士召見其子恣慰撫之曰汝父今之巡遠也斂容歎息者  
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州府谷人也初浮沉班行人無知者後為震威  
城監押會城主闕攝其事金人陷忻代踰石嶺關圍太原凡戍  
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乘虛入寇河外諸城悉望風褫氣遂至震  
威昭募蕃漢士得銳卒千餘人夜縋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衆  
直薄賊賊軍驚亂城上鼓譟兵民悉銳乘之多所斬獲震威距  
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  
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  
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女既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  
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然賊晝

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衆  
莫不恟懼已而下城坐於聽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  
為賊汙女等幸先殺我家出城血戰勝則迤邐西圖大功不勝  
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  
部將賈宗望母過前昭呼曰媪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  
井媪從之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  
曰我與女輩俱無累矣儻我先死女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  
我今日事會部落子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  
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  
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  
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墜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  
矣賊始欲生致昭瞑目仗劍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

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  
心感奮凡被圍百日而城陷云

張克戩字德祥者之曾孫也以蔭為三班借職復舉進士知河  
間縣又知吳縣治有聲擢衛尉寺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為御史  
中丞嘗論蔡京罪京由是罷政及再相脩怨於張氏克戩遂坐  
廢踰年起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提舉京畿常平陞辭留為  
庫部員外郎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寇太原太  
原距汾二百里虜酋黏罕者遣其部將銀朱孛堇來攻縱兵四  
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戩畢力捍禦晝夕不懈以守城功  
初加直祕閣進直龍圖閣除右文殿脩撰太原陷汾益危克戩  
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 朝廷辱父  
祖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眾皆泣對曰公父母

也願盡死克戩募士間道走 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  
受攻願 陛下哀憐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  
城生靈之命不報自太原陷汾拒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  
指呼督取降書克戩臨陣大罵不絕口砲中一酋立死翌日金人  
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既入克戩朝服南向焚書拜舞乃自  
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謚曰忠確  
郭滸德順軍人也虜犯涇原滸為涇原路第八副將時守將皆  
附賊獨滸義不屈謝病去守將惡之傳致其罪下之獄意脅之  
與俱從偽滸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矣終不能受汙夷狄顧爾  
等負國叛逆大惡天地鬼神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求治  
爾於地下耳眾愧其言即見殺

朱友恭西安人也為涇原第一副將麾下兵扞虜華亭數敗虜

會衆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州守將旣從僞誘以甘言友恭不從更詆毀之守將不勝忿遂見殺

霍安國失其爵里金人以我渝三鎮之約也再興師入寇黏罕破太原至懷州時安國以右文殿脩撰知懷州乃遣人說諭黏罕令與 皇帝議將三關四鎮歲增幣二百萬女說與 皇帝我且留軍懷澤之間以待安國以黏罕之語聞不報黏罕大怒曰女南國無信如此一任州主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虜日夕攻城不已城陷黏罕使蕃官傳令問不肯降者安國曰霍安國是 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通判林淵等同對曰某等與守臣一體皆不肯降黏罕抑令拜降安國曰安國是 大宋之臣不敢負 趙天子即見殺明年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李洵字浩然崇矩之後也以蔭爲右班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

爲撫州司錄事遂知崇陽縣金人犯 京師 欽宗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援鄂所部縣七崇陽當發三千人洵所募纔六百銳然欲奮或謂洵盍徐之以須衆集洵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所部多市人不能軍洵出家錢買牛酒激犒召令之曰我知力不敵無奈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則死非人自爲戰萬分無一生理鈞之一死死國揚名男子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過蔡虜之遊騎犯蔡州洵與戰頗殺其騎洵亦被創猶大呼吐左右負己以戰遂死之士死者什之七 朝廷錄其忠贈以員外郎官其三子

劉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也舉進士調豐城尉改隴城令治甚有聲王厚帥熙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時西寧等州屯兵多竭六路轉輸不給韜至延致蕃酋以金帛易粟就以贍軍公

私便之累擢中大夫集英殿脩撰陝西轉運使六路大舉鄜延帥劉法戰沒夏人乘勝攻圍震威韜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遂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韜謂兵興累年中國尚不能支況小邦乎此情實也何疑哉即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而西邊以安進徽猷閣待制知越州方臘陷杭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多遁去或具舟請行韜曰吾守臣也當與城存亡不為動韜乃令富者出財壯者出力葺壘練兵為戰守備賊陷衢婺二州至越城下韜麾眾出戰賊大潰橫尸滿路自是不敢犯境温台明亦賴越以全拜述古殿直學士童貫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韜參議軍事以接納山後九州之民師出兩月韜始至而种師道軍馬已為虜所潰韜意邊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虜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

謾誤國計韜曰師出無名必難成功即馳白二帥請班師既不可則獨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設得之屯兵置吏費不訾必重困中國已而邊果不實遂班師次莫州會虜主死郭藥師以涿州來附 朝廷促進兵韜執前議不可移知真定府金人以燕歸于我召韜歸京師郭藥師入朝韜曰藥師叛虜也謂宜賜第厚廩留之不報以顯謨閣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進延康殿學士始韜過 闕或謂韜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落職提舉鴻慶宮未幾知荆南府河北盜起命韜帥真定韜至境盜悉平郭藥師請馬益其軍韜曰空內郡馬付一降虜非計也時金人謀入寇韜密治城守以虞變虜長驅嚮 京師 朝廷議和令諸郡以公私金帛犒虜韜不可虜引兵圍城治梯衝示欲攻擊韜以強弩射之虜遂退拜資政殿學士韜積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初虜圍京師既而為城下之盟虜既退而援兵至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將分道而北蓋將北攝燕薊西解太原之圍韜以亟戰怒敵為非既而种師中姚古悉出戰遇敵而潰欽宗急於解圍拜韜河北河東宣撫副使太原陷以韜為宣撫使俄召入覲時虜已度河游騎薄城韜以謂城大難守兵弱難戰不若遣援師以糾目前之急徐為後圖乃除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以韜嘗言不可輕戰鑄五官落職官祠已而京師陷欽宗出郊虜聞其名必欲得之宰相始遣韜往虜命其僕射韓正館之正謂韜曰國相知君名今欲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也正又謂韜曰車駕再出郊軍中議立異姓今已革命則兵連禍結不若北去取富貴無徒死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

取筆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付其下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死燕人歎其忠相與菽于壽聖院之西岡上及金人北去始就殮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朝廷褒其忠盡復舊官職仍贈資政殿大學士韜為人莊重寬厚在陝西雖為童貫所知與其軍事而能死國難議者不以前失所從掩其忠子子羽子翼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也擢上舍第為元城尉調平陽府司錄濟南府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復當國老而老事一出于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靖康初為太常

博士金人犯京師 欽宗割三鎮以和既而入賦以贖三鎮以若水爲之使除著作佐郎若水見黏罕于太原黏罕遣王訥與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虜騎南牧遣馮澥使于虜若水副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去若水謂澥曰戍卒宵潰公不可效之若水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虜寇且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脩城郭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之西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黏罕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 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 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虜軍黏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若水若水出見之二酋曰令何相公

來計事不則縱兵城中矣遂入見 欽宗時獨何桌孫傳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左右若水具傳虜人語乃遣桌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桌還言二師請與 道君相見 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 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 欽宗幸虜營留三日而還擢禮部尚書若水力辭乃改吏部侍郎兼權開封尹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請 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若水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若水忿怒持 欽宗而泣曰 陛下不可易服虜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 君華夏真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幾死遂掖至青城門廡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曰事已耳終無可奈何曷若順從國相之意乎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

若水吐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  
女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又旬  
日黏罕召若水議立異姓若水曰 道君皇帝為生靈計罪已  
內禮 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黏罕曰 趙  
皇失信安得為無過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則女乃失信之尤  
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  
以自豐肆為封豕長蛇黷貨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黏罕令  
曰擁之去及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為國死職  
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為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若水  
復罵不已遂見殺年三十五建炎初 詔褒其死節贈觀文殿  
學士謚曰忠愍若水臨死為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  
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若水初名若冰

欽宗賜以今名無子以兄之子為後云

臣稱曰若水之忠節凜凜如此而或者以勸 欽宗出郊為其  
疵病此與唐巡遠守睢陽而罪其分城而守者亦何以異臣於  
若水非敢必其無此也置而弗錄者蓋欲全其名而重其死爾  
然則 欽宗之出郊是豈若水之心哉春秋為賢者諱故於若  
水亦云

吳革字义夫廷祚七世孫也金人犯京師革自關中帥師勤王  
度河北去分兵圍遼州革以所部解圍太原陷革以閣門宣贊  
舍人使黏罕軍計議邊事革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黏罕媿  
服使還 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北人有吞箭之誓入  
寇必矣乞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遂令革使陝西召兵纔出城  
虜騎已逼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 欽宗巡幸

南壁革乞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為統制革屢乞出城下砦使虜騎不敢近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分布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一戰而勝欽宗不能用也虜騎登城革率兵策應手射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 欽宗有詔出郊歎曰天文帝坐甚傾大駕其可出乎乃見何桌曰 大駕若出必憤虜計桌不聽既而 欽宗出郊又請於孫傅張叔夜欲因事到軍前計議革言三事一車駕還內二虜酋歸國三革死軍前不報及 徽宗妃后王姬宮嬪盡出城革白孫傅曰 道君業已出乞力留 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 皇太子革頓首言 二帝出郊必未回願殿下堅避以固國本傅曰何辭以拒之革為畫計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 康

王為兵馬大元帥遣人以蠟彈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相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砦圖還 二帝復遷居同文館附者益衆多兩河忠勇之士既而傅及叔夜皆赴軍前虜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須以發前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遣人給革入帳下詐若與同謀者革遂見殺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凜然不屈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所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出涕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二

循吏傳九十五

自唐季以來王政不綱天下以戰爭為事五代之際民失耕桑之業天既厭之矣 藝祖受命知民疾苦故自 即位以來勸農之詔屢下由是斯民欣然有樂生之意而治民之吏率皆有循良之風 太宗繼承守而勿失 真宗 仁宗德澤深厚于斯時也吏皆以平易近民為政招懷流亡導達溝洫趙尚寬高賦治有異效最先褒寵以風天下至熙寧中 神宗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使者四出冠蓋相望而爭以功利進較其績效非若尚寬輩孜孜愛民勞來不倦之為愈也噫以功利為愛者其澤淺以道德為養者其澤深 國家治尚忠厚廉平之吏代不乏人今獨撫其以循吏稱者著于篇

程羽字仲遠深州陸澤人也少好學舉進士為陽穀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三縣令有善政開寶中擢著作郎出知興州改興元府 太宗為開封尹以羽為判官 太宗即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為政寬簡蜀人便之以兵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三贈禮部尚書羽性淳厚莅事循謹 太宗稱其長者曾孫珣珣字伯溫 朝廷錄羽後以為郊社齋郎嘗知龔鳳磁漢四州為政尚慈恕積遷至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子顥頤見儒學傳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也舉進士不中藥元福為原州刺史又為陳州防禦使明皆在幕下元福者殺明勸之以寬多所全宥元福領建雄軍節度使移鎮陝州以明為掌書記歷清平鄆陵二縣令明在鄆陵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

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莫或知其非也明為令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諭其意得數十萬明取以築隄道由是民無水患久之召為左拾遺遷右補闕出為荆湖轉運使 王師征嶺南明為隨軍轉運以功擢祕書少監廣南轉運使 王師征江南以明為黃州刺史江南平以明知洪州 太宗即位召為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 詔分三司各命使遂以明為鹽鐵使遷給事中改光州刺史知并州拜禮部侍郎知真定府召還卒年七十二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也陳洪進納土遣靖至京師授陽翟簿稍遷直史館遷太常博士時 太宗務興農事令有司議均田之法靖以為其法未可卒行且請以樞密副使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之名仍擇三司判官或朝官知事者二

人副之始于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田而官籍之募人佃耕其室廬耕牛農具糧種請州郡斥賣贓罰無用之物使營辦之不足則給以庫錢其所耕也定為十分從制置所給印紙令州縣勸農分殿最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十分為中最一歲九分未及三歲盈十分為上最其最者令佐與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折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最而行功罪候數歲盡罷官莊田屯田悉以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法以頒行四方 太宗曰秦滅井田經界廢而兼并之民起至今使貧富不均而天下困朕欲復古而未能也前言此利害者衆矣惟靖所言與朕意合下其議三司以靖為京西勸農使而鹽鐵使陳恕與靖議不同罷之出知婺州 真宗

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上之又言 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西食不足則誤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靖復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賜爵立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逸之民而役作之議下三司卒不果行為江南轉運使自李氏橫賦於民者凡十七事號曰汭納 國朝因之而民困不能輸靖極論其弊 詔為罷其尤甚者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蘇越建泉等州官至左諫議大夫以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八靖好學頗通古今利害事在 太宗 真宗朝多建言於農事為尤詳然當時以為泥古難盡行也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全人也舉三禮及第為嘉州司戶參軍端拱初知雲安軍 真宗即位知渝閬二州代丁謂為峽路轉運

使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險以抗王師而民不以為便顏為復其故城民用便之徙廣南河東陝西路浮橋歲為河水所敗顏即北岸疏上流為支渠以順水怒又以溉其下烏鹵之田而民利之坊州募人鍊礬而其後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而不能償者顏以為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乃奏罷之已而果然徙河北歷知河陽揚杭徐三州又知江寧河南府累遷至給事中徙應天府又徙耀州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年七十三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也家于桂陽舉進士為邵陽簿連州錄事參軍州將楊全誣部民十三人為劫盜欲寘之死曄察其枉不肯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全坐廢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命使廣南採訪刑獄累遷工部員外郎為淮南轉運使又

使交趾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為四圖以進坐所舉非其人免官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又為江浙荆湖發運使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船及岸常苦颶風曄鑿內壕通舟颶不為害及卒廣人懷其惠多灑泣者方曄之病也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劍州人亦良吏也廣南計口買鹽人以為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世卿官至秘書少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也嘗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稍遷閤門祇候為益彭簡等州巡檢使擢荆湖提點刑獄辰州溪洞蠻寇邊以綸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方遁去又脩新興砦鑿井道泉以便民徙渭州又徙鎮戎軍蠻復寇邊為辰澧鼎州緣邊巡檢安撫使諭蠻酋以禍福使脩貢仍令還所掠



民綸遣官與之盟刻石于境上天禧中爲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增歲課百五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隄二百里旁錮以巨石爲十閘以洩橫流又脩復泰州捍海堰因命兼權知泰州堰成復逋戶三千六百民爲立生祠累遷東上閣門使歷知秦滄瀛州拜乾州刺史再知滄州徙潁州卒年七十五

崔立字本仁許州長葛人也祖周度仕周爲兗州節度判官方慕容彥超反周度責以大義爲其所殺立舉進士爲果州團練推官有軍卒三人雇舟載官物而斂衆州將重致之法立察其情以爲臯止杖奏聞代還知臨清縣徙安豐境有期塘下溉民田數千頃間因大水塘壞立帥工徒全築之其後遂不復決嘗

知江陰軍開黃河六十里以通舟楫人以爲便又知兗州歲大歉募人出穀數十萬石以賑救之故境內無有流民積官至給事中知濠州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立淳謹喜論事方朝廷講禮文之事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士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常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立事 眞宗 仁宗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見施用云

趙尚寬字濟之安仁之子也初補祕書省正字嘗知忠州以攷課第一知唐州時議者言唐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請廢爲縣 朝廷下其議尚寬非之乃按視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

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戶萬餘尚寬勤於  
農政治有異等之效 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  
再留尚寬在唐民畫像祠之始王安石作新田詩以美之其詞  
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  
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饑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  
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舩與車四鄰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  
留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  
寡侯其來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後蘇軾自蜀之京  
師道過唐亦為作新渠詩五章其詞曰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  
來其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  
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  
唐之人始就秔稌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

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  
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  
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鬻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雞豚天  
子有命我惟爾安尚寬既去高賦繼為守亦被 褒詔 朝廷  
推原初功復進尚寬一官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  
以卒 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也父尹右衛將軍賦以父任為右班殿直  
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至太常少卿遷光祿卿  
特拜祕書監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  
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成軍衢唐滄潞蔡廬鄆七州提點陝  
西河東路刑獄同判太常寺最後守郢丐間提舉崇福宮請老  
以通議大夫致仕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苦蠱毒

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禽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絕其守唐也賦以唐土曠民寡稅入至薄乃取圖籍攷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詔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脩陂堰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賦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詔賦自直龍圖閣至集賢院學士悉以墾闢之功也賦嘗言二府大臣或儻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

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今諸路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賦盜兵甲而刑書繁多省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爲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事多施行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賦爲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紀之衢唐二郡民爲立生祠云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也舉進士爲錢塘尉又爲鄞陽四會令悉意民事遵讀律知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會縣有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終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載其便利刻于碑爲審刑院詳議官選知宿州徙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遵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狀聞于朝其意以爲謀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今若塞

其首原之路則有司一切按而殺之非是事下百官議而王安石力主遵說時論莫能奪尋判大理寺熙寧間出知壽州未幾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卒年八十一

魯有開字元翰本青州壽光人也從父宗道 仁宗朝參知政事始居亳後徙京師有開事親以孝聞好禮學通左氏春秋以從父宗道恩授祕書郎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霍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有開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眾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兩知南康軍時熙寧行新法代還宰相王安石問江南新法如何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其在它日也安石不悅除通判杭

州後知冀州河決小吳水不至城下數里有開議增築護城隄人皆謂初無水患何以勞役為有開曰當備未然後水至而民不病計之上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至以有備州以無患 朝廷遣使安撫河北冀州民遮使者言有開治效擢拜膳部郎中以事免起知信陽軍復知冀州卒年七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三  
儒學傳九十六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而帝天下 大業初基日不暇給 即位之始首幸國學謁款 先聖加飾祠宇親製文贊尊師重道如恐弗及儒學復振實自此始至于 眞宗幸曲阜奠孔林謂近臣曰唐明皇褒 先聖爲王朕欲加謚爲帝可乎或言尼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增上至聖之名方是時儒學之臣講論經義學校之士挾策受業文治粲然雖漢唐之盛未之聞也慶曆中 仁宗銳意於治乃下詔郡縣脩舉學政於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良由上之所以勸善明是以化行而俗美比隆三代其庶幾乎 神宗尊六經以作人材崇三舍以興庠序自是以來文學之士咸精于勤煥乎其可述者也若大夫

而卿相師傳以儒效見之行事者自如本傳次而專誦習以友教士大夫者則具之于此焉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為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將禘于太廟言者以宗廟無祧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魏晉以來故事以為當行且言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謂宗廟備與未備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至國初上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崇義為學官掌禮儀世推其該贍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小學通九經七歲舉

童子漢湘陰公鎮徐州辟為從事與記室董喬事謝去周太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梟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而已忠恕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于世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也少篤學有志行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詣昭素昭素為之辨析無不敬伏昭素博通九經及著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命講易因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太祖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重其言書于屏風間拜國子博士後卒于家

年八十九參知政事李穆而下有聞於時皆其門人也子仁著亦有潛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也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周易博士遷禮記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為對治大悅稱之曰吾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累擢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樂史奏曰陛下降明詔有事于籍田而禁蠶之制又下豈不相戾哉維復上疏曰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太宗是其言拜國子祭酒卒年六十四維儒者為人躁競寡廉退之風嘗校定五經疏義臨終以未畢為恨云

李覺字仲明青州益都人也舉九經起家為將作監丞通判建州遷知泗州轉祕書丞孔維薦覺學行遷禮記博士嘗使交州其酋長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州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使還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太宗即令覺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太宗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加直史館命覺詳校群經及春秋正義改判國子監遷司門員外郎卒年四十六覺性彊毅而聰敏數上書言時事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甚詳備深為太宗所喜獎又嘗效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竹穎者謂矢也

崔頤正開封雍丘人也與弟倓倓並舉進士明經頤正為高密尉孔維薦其名以為國子直講判監李至言先校定諸經音疏尚多訛謬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博貫九經請令刊正太宗從之咸平初 真宗召頤正日赴御書院說尚書至十卷以老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倓倓自連江尉李至奏為直講 太宗嘗問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果何如倓倓曰昔秦時程邈纂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下用為權音兩點下用為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 太宗然之其後 真

宗幸國子監召倓倓說尚書 真宗甚善之卒年七十九嘗纂帝王手鑑十卷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也蓋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鯉

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謙謙生鮒以弟子襄為嗣值秦難藏其家書於屋壁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均封褒成侯王莽敗失國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生損損襲爵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無子以弟之子羨襲爵魏時封宗聖侯羨生震晉時徙封奉聖亭侯震生疑疑生撫撫生穀穀生鮮宋時襲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封為宗聖大夫乘生靈珍靈珍襲爵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封渠生長孫隋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改封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襲侯崇基生璲之明皇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襲文宣公璲之生萱襲封萱生齊卿齊卿生惟防惟防生



榮自璲之至榮五世並襲封文宣公榮生振振生昭儉自榮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祀享昭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後唐時襲文宣公至周時為曲阜令宜仁玉子也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 詔以為曲阜簿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密州 太宗北征受詔督軍糧涉巨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為曲阜簿改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詔轉運使兗州長吏待以賓禮卒年三十八延世子聖佑 真宗東封泰山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又幸孔林觀其墓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元官氏鄆國夫人擢聖佑為奉禮郎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後改名佑佑卒以宗愿襲封知仙源縣宗愿距孔子四十七世矣 仁宗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哲宗時改為奉聖公 徽宗時復以為

衍聖公云

臣稱曰司馬遷叙孔子世家止十餘世孔宜聖人之後也得其譜系參以舊史述歷代紹襲褒崇之典詳且備焉斯所謂能世其家者哉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也師事陳搏而傳其易學少豪放舉進士調海州理掾脩恃才嘗忤監郡者由是摺摭其罪坐削籍隸池州遇赦叙穎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初丁謂與脩有布衣舊脩每輕之謂既顯官而脩尚未仕相遇于漢上一揖而去謂銜之 真宗嘗問侍臣穆脩有文公卿何以不薦謂對曰脩行不逮文乃已脩老而益貧家有唐韓柳集鏤板鬻於京師有儒生數輩輒取閱脩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秩為贈自是經年無售者明道初脩卒年五十四識者哀憐之方是

時學者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脩首為之倡其後尹源與其弟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也倜儻不群師事穆脩舉進士為孟州司戶參軍共城令時邵雍築室蘇門山百文源之上布衣蔬食之才聞雍苦志好學自造其廬問雍曰子何所學雍曰為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於是雍傳其學之才後為殿中丞僉書澤州判官以卒澤人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歷法亦為名士易學唯雍得之初華山陳搏讀易以數學授穆脩脩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云堅廬江人也

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堯卿警悟強記以學行知名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江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邑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慶曆間范仲淹舉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而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以孝養慈如母之言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執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壠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堯卿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其學

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軻氏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言性未至於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堯鄉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有文集二十卷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代淵字仲顏永康人也舉進士爲清水簿不赴退居青城山以著書爲樂積遷太常丞致仕田況自蜀還朝復以淵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上之 朝廷優轉祠部員外郎然終不樂仕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也瑗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樂拜校書郎嘗爲湖州學官慶曆四年建太學于 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爲則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已而又以病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卒

年六十七瑋所議樂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其律經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以黃鍾爲率焉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復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迪將以弟之子妻之復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道輔爲人剛直嚴重聞復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范仲淹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 朝廷召拜校書

郎國子監直講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虔州商稅徙監泗水稅又徙知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上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以爲直講居三歲而卒年六十六 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其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云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世爲農家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爲鎮南軍掌書記嘉州軍事推官以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 仁宗奮然意欲振起威德宰相呂夷簡以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爲相賈昌朝參知政事用杜衍爲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樞密副使

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同時為諫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書開閭闔躬攬英才手鋤姦孽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戚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忼重微密君相予久予嘉乃績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截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于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于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慰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僅竭契丹忘義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膚裂觀弼之心煉金鍛鍊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禹天實賴予子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毋斃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樞樞豈視居楔其人渾璞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礫硠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文臣亟遭卑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舍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尚脩儔匹並

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汝無鉗舌 皇帝明聖忠邪辨別  
舉擢俊良埽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結左右正人無有邪孽  
予望太平日不踰浹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  
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  
賢知賢弗易非明弗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忒  
旣明且斷惟帝之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  
作側僻 皇帝汝殛諸侯危栗墮玉失鳥交相告語 皇帝神  
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  
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 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  
夷服焉臣願 皇帝壽千萬年詩出孫復謂介曰子禍始於此  
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太學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太

學之興自介始直講歲餘用杜衍薦拜太子中允又用韓琦薦  
乃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介旣卒夏竦欲以奇旣中  
傷富弼指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 仁宗  
察其誣得不發介所著文章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  
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行于世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四

儒學傳九十七

李覲字泰伯盱江人也以文章知名通經術四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泰伯有富國彊兵之學著禮論易論明堂書行于世以海門簿召赴太學說書以卒其所為文十七卷號退居類藁嘗自述曰天將壽我與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時以其言為然

蘇洵字明允眉州山人也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脩旣上其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脩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汶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行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

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行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譚詩書此豈其情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而吾言爲過而斯人



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洵既命以官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脩太常因革禮 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洵言於韓琦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與其取厚葬之名曷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德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議琦謝之為省其過甚者禮書既成未報而洵卒年五十八 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書未成而卒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也惇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孔孟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於世嘗舉進士中第為衛

真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之者命知南頓縣會卒年四十二有文集二十卷回經術粹深王安石曾鞏與為深交而當時之士亦以為雖漢之儒林不能過也

周敦頤字茂叔舂陵人也初名惇實始以蔭為將作監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勝投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轉運使感悟囚卒不死後為通判永州用呂公著薦擢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以病求知南康軍病且劇上南康印分司南京敦頤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卒年五十七敦頤倡明道學程珦嘗與為友珦之二子顥頤聞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敦頤嘗著通書行于世子壽為寶文閣待制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先生者也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與程顥程頤講學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呂公著言載與弟戩有古學 神宗召見問以治道對曰爲政不以三代爲法者終苟道也除宗文檢書它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所安荅曰公與人爲善則人將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有不受命者矣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治學其大意以爲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敝也故其學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有以爲難者載持其論不變也從其學者皆備弟子之禮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略以今禮行之召還同知太

常禮院議禮於有司又不合復以疾請歸道病卒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以書復顥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責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惟伯淳折衷之載著正蒙一書行于世弟戩

戩字天祺少孤質性莊重舉進士爲閔鄉簿知金堂縣誠心愛

人既去而人思之熙寧初以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務引大體不舉苛細上疏論王安石變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抹正及韓絳代升之領條例司劾上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續其來芽孽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 聖聽不宜勸講 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聲色甚厲曾公亮俛首不荅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劾曰劾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然天下之人笑參政者亦不少矣遂稱疾家居待罪出知公

安縣監鳳翔府司竹監卒年四十七

程顥字伯淳西洛人也父珦大中大夫顥舉進士爲鄆縣簿又調上元簿晉城令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薦爲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 神宗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十數人而以張載與其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神宗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寢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凡十餘事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僉判鎮寧軍監西京路河竹木務知扶溝縣坐囹圄囚逸鄰邑者罷

監汝州酒稅 哲宗立召為大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二始  
顥從周勃顥論學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  
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  
乖於倫理雖於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神  
宗嘗問顥曰王安石何如人也顥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  
約則未也又問是聖人否顥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聖人蓋如此安石剛褊自任聖人豈然哉顥有經濟之術不幸  
早死太師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云弟頤

頤字正叔以經術為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甚眾 哲宗即位  
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義于 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  
監教授頤力辭又以為校書郎召至 京師除崇政殿說書頤  
上疏曰帝王之學大略謂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善教  
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使薰陶成性以 陛  
下春秋之富雖 睿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  
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德  
器成就乞擇賢士入侍勸講凡左右扶持嬪御內臣並選四十  
以上厚重小心者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歲  
月積久必能養成 聖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獨立  
於禮未安乞令坐講見 主上重道之心頤在經筵以師道自  
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頤聞 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因

講罷請曰有是乎 哲宗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頤上疏以謂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故事盛暑罷講至中秋復講頤奏 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闕疎如此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臣不領他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例是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一日頤赴講會 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頤退詣宰臣問曰 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頤曰 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宰相以頤言奏遂詣問疾於是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以為騰口間亂遂罷職監西京國子監父喪服除尋以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主管崇福宮紹聖中黨論興頤坐追官涪州安置元符末放還崇寧初復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

十五學者尊之稱為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于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于集

臣稱曰中庸之書孔氏之心學也自孟軻死不得其傳焉 宋興洪儒間出以經術名世者蓋多矣至二程氏乃始推原正心誠意之旨以續千古之絕學其有功於聖人之道者耶使學者能探蹟索隱以窺其奧斯盡善矣而迺不求其本而循其末言性理則蕩而為浮虛慕誠敬則流而為矯偽聖人心學之妙豈有是哉今之學者欲探程氏之祕而求所謂正心誠意者當以是而思之

顏復字長道先師充公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字醇之為東魯名儒嘗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最後掌南京學以卒年

四十餘嘉祐中訪有道之士京東部使者以復應 詔命為校書郎知永康縣召拜國子監直講久之擢太常博士言士民禮樂不立請降彝制又乞 詔禮官攷正祀典遷吏部員外郎孔宗翰乞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一曰專其祠饗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 朝廷多從之元祐中為起居郎兼侍講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處士于學攷其志業不由教官保任不得與貢舉升太學召試中書舍人兼權國子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以天章閣待制充國子祭酒卒年五十七子岐

龔原字深父處州遂昌人也舉進士調潁州司法參軍 神宗朝為國子監直講 哲宗即位為國子監丞遷太常博士會議

秦悼王之後應襲封者原曰禮立嫡長而襲以嫡尊正統也今秦王嫡絕立庶自合禮令議夏至親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禮也願罷合祭改徐王府記室加祕閣校理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以集賢殿脩撰知潤州 徽宗即位入為祕書監兼侍講遷給事中初 哲宗崩大臣引開寶故事謂 上當服齊衰葭原上疏言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出知南康軍改壽州揚州召為工部侍郎移兵部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彈蔡京原坐與瓘友善落職和州居住起知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始原力學以經術尊敬王安石始終不易也有文集七十卷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也兄醇與酢俱以文行知名酢初受

業于程顥顥知扶溝縣以道學為己任酢為掌其事由是問學益進又事程頤頤器之舉進士為蕭山尉除博士僉判泉州召為監察御史尋知河州又知濮陽軍歷舒濠二州卒年七十一有中庸義易說二南義語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王當字子思眉州山人也幼好學不治章句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常謂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鎮撫四夷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常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間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之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尉蔡京知成都府舉為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而當不復仕矣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兩卷史論十

### 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也兄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祕書省正字其學深於禮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又有詩書解傳於學者暘紹聖中中制舉 徽宗即位除太學博士遷正字祥道既著禮書暘亦著樂書貫穿詳備遷太常丞禮部員外郎時有用京房二變四清論樂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為君事以時作因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遷鴻臚太常少卿擢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罷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八有樂書二十卷禮記解義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北郊祀典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五  
文藝傳九十八

烏虜文章之難真難其人哉抑亦與時而盛衰乎三代遠矣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王褒劉向楊雄皆足以垂世立教后世爲不可及已自漢以來文章泐六代餘習至唐王楊盧駱燕許之流亦可以名家矣而文終以不振獨一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李翱皇甫湜和之而文章遂還西京之舊宋興聖聖相授禮樂法度眎漢唐爲過之而文章承五季之餘亦不過稱王禹偁之獨步與楊劉而已然絺章繪句豈足以臻斯文之極摯與暨歐陽脩以高明博大之學興起斯文夫章短篇與詩書春秋相表裏自是臨川以王氏爲宗南豐以曾氏爲重眉山以蘇氏爲師而文章之傳于今爲盛信乎與時而盛衰也於



虜由漢迄今振斯文於將墜者唐有韓愈之功 宋得歐陽子之力夫豈偶然也哉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項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周顯德初舉進士為校書郎歷許宋從事太平興國初為直史館遷左補闕知制誥以卒鄰幾為文慕徐庾王楊盧駱之體屬對精切及掌誥命頗不達體要常欲進唐武宗以來實錄有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

韓溥長安人也唐宰相休之後少俊敏善屬文舉進士累歷幕府召為監察御史三遷戶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轉司門郎中以卒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娓娓可聽號為近世肉譜縉紳頗推之

鄭文寶字仲賢始仕南唐為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後為廣文館坐舉進士為脩武簿稍遷著作佐郎知潁州召拜殿中丞為陝西轉運使時 朝廷討李繼遷文寶屢自環慶部糧

越旱海入靈武乃言羌戎以池鹽與邊民易穀麥會饋輓趨靈武為繼遷所掠議禁青白鹽許商人販安邑解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鹽益困則繼遷可不戰而屈矣用其策而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至無鹽以食 太宗知之悉除其禁文寶嘗以金帛誘繼遷酋長鬼囉嵬悉俾圖繼遷而計以刺史鬼囉嵬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 太宗雖怒之而不罪也既而文寶復請禁關邊民冒法氏罪者甚衆 太宗怒貶藍田令繼遷陷清遠軍 真宗召文寶問以計策文寶請棄靈州時方遣王超援

靈武即以文寶為隨軍轉運使徙河東繼遷攻圍麟州文寶乘  
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寇準謂其熟西事復以為陝西轉  
運使徙河東京西官至兵部員外郎卒年六十一文寶好談方  
略以功名自任而術頗疎然以詩名家多警句善篆工琴有文  
集二十卷談苑十卷江表志三卷

吳俶字正儀潤州人也幼有俊才韓熙載潘佑皆以文章著名  
江左一見俶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因問以唐太  
宗杜淹論樂異同俶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  
乃思變熙載佑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俶在江南舉進士擢  
高第補丹陽尉久之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召對充  
史館編脩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遷祕閣校理脩起居  
注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遵路

遵路少穎異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舉進士天聖三年以太  
常博士為祕閣校理同知禮院時章獻明肅皇后稱制人無  
敢議政事得失遵路條時事上之忤章獻意因出知崇州累  
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運使知  
洪州入脩起居注元昊反遵路請復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  
民兵除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馭吏嚴肅諸縣無追逮以不阿  
權附貴出知宣州上陝西御戎要略二十篇徙為陝西都轉運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卒年五十六遵路厚重寡言篤  
於風義居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百  
卷未訖而終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奉周之

樂史字子正撫州宜春人也母夢異人令吞五色珠而生史史  
有文辭初仕江南為祕書郎歸朝舉進士得佐武成軍史上

書言事擢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脩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許黃二州又知商州史所至不修謹以賄聞遂分司西京積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七十八史嘗編寰宇記二百卷與其他雜編又四百九十餘卷自為文百卷子黃目

黃目字公禮舉進士為伊闕尉知壽安縣上書言邊事 眞宗召對除直史館知浚儀縣數上書言事 眞宗頗嘉其好古歷度支鹽鐵判官遷太常博士京西轉運使父卒詔起復使契丹還為廣西轉運使改陝西陳堯咨知永興好以氣陵黃目黃目求解職不許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堯咨求罷職徙知鄧州入判三司踰月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仁宗為皇太子拜給事中兼左庶子坐事左遷左諫議大夫

知荆南府復為給事中徙潭州代還知審官院以病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求外任得知亳州卒年六十五黃目性深沉為吏以靜勝飾以文雅有文集五十卷雜編六十卷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也少有雋才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徐鉉見而奇之 太宗知其名召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卒年三十七

羅處約蜀人也舉進士為臨溪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與為倡酬人多傳誦處約與禹偁召至京師 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為著作郎皆直史館處約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未幾而卒年二十三有集十卷王禹偁為之序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也幼好學以文游京師王祐延譽

于石熙載熙載厚待之舉進士甲科爲岳州錄事參軍遷潭州  
茶場歷通判道郢二州轉太常博士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  
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 太宗嘉之召對便殿會建中坐  
公累降監在京權易院蘇易簡與 太宗論文士因及建中 太  
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改直集賢院出爲兩浙轉運副使歷  
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  
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愛洛中風土遂居之官至工部郎中判太常  
寺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草隸篆籀八分俱妙好  
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也唐相巖之四世孫巖以貶死嶺外  
子孫因避地湖湘間遂居焉振幼穎悟十歲聽誦陰符經裁百  
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舉進士試卮

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 太宗嘉之以爲大理評  
事通判邠州徙徐州代還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虜  
騎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士而戰禦方略非所長也環  
聚而泣振乃親撫之諭以虜盛不可與爭鋒吾當堅壁以守數  
日虜引去知河中府徙鄧州入爲國史編脩官大中祥符初遷  
左司諫知制誥文詞溫麗深慰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無臧  
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九國  
君臣事作世家列傳行于世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也後徙淄州純介好學舉進士調和  
州簿擢著作佐郎遷殿中丞知忠州李順攻忠州遵度領兵背  
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不能城守貶崇陽令大中祥符初同  
脩起居注 眞宗東封進博士祀汾陰爲左司諫遵度掌右史

十餘載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為上所見其恬於勢利如此善鼓琴深得琴中趣嘗著琴箋世以為知言仁宗為壽春郡王與張士遜並為王友仁宗封昇王為諮議參軍仁宗為皇太子遷左諭德卒年六十七仁宗以其故宮僚也特贈工部侍郎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也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儻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嘗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得奉職耻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乃就遷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通判乾寧軍還為校理遷太子中允章獻明肅皇后臨朝廷年上書請還政天子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

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年矣延年上書請為二邊之備不報已而四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延年奉使籍兵河東既而聞邊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喚厮囉回鶻舉兵攻西夏仁宗亦嘉納之延年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卒于京師年四十八延年既知名當世而飲酒過人有劉潛者與延年為酒敵常於京師過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以為異人奉之甚謹二人飲噉自若傲然不顧至夕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潛為平陰令母卒潛抱母一

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集于一家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而者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復舉進士稍遷大理寺丞爲人倜儻不羈尤長於古文歌詩行草士大夫收之以爲墨寶舜欽數上書言 朝廷之事范仲淹薦其才得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用故紙祠神會賓客爲御史所糾坐除名時王質守陝聞之歎曰子美之才如此士大夫不爲天子惜之可傷也舜欽既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以自適後二年得湖州長史以卒年四十初杜衍愛舜欽之才以女妻之衍爲宰相以直道自任言者因舜欽以及衍故衍遂罷政事歐陽脩與舜欽友善既哀其死又爲序其文云兄舜元字才翁仕至轉運使亦知名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也世以詩名堯臣遂以詩聞天下始以蔭補齋郎王晦叔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言于 朝曰梅堯臣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官至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年五十九堯臣學長於詩爲小傳二十卷有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歐陽脩論其詩曰世謂詩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堯臣以爲知言同時有張先子野刁約景純皆有文名而逸其事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也與尹洙蘇舜欽遊舉進士調藍田尉遷殿中丞召試充集賢校理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以事去之舜欽宰相枉衍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

知名士皆被逐休復坐落校理監蔡州商稅久之自通判廬州復集賢校理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累遷刑部郎中脩起居注卒年五十六休復善著書嘗作神告一篇言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為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冀感悟休復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脩飾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云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也好學有文用從父得象蔭為校書郎監杭州茶庫踰年辭疾去舉賢良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遂不復仕浮游江湖犯艱苦以營衣食不自悔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也生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王安石誌其

墓曰烏虜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烏虜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人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探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烏虜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言中愛其節行而得其所行卒予得其所言浩浩乎其將泐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烏虜今棄予而死矣悲夫今有廣陵集十卷行于世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最後知湖州同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常與崔公度同為館職元豐三年京師傳同一夕沐浴冠帶

正坐而逝公度聞之遽起驚曰公度昨別與可州南殊無言將別意翛然云明日復來乎與公畫而公度意不在畫也明日再往與可復曰與公畫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悟與可將有言而公度謬以話為畫也與可因曰吾聞人不安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今傳其死不安矣同既死蘇軾以文哭之曰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同號石室先生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也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連數任一時禮文之事傑與討論嘗奏請 四后升祔以為孝惠賀后 淑德尹后 章懷潘后皆 祖宗首納之后而

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謂宜因 慈聖光獻宗配之日升 四后神主祔于 祖宗祔室斷天下之大疑正 宗廟之大法由是 四后始得升祔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傑自號無為子有文集十五卷行于世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也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安石亦歎美其詩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王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為小臣所薦乃言祥正無行不可用祥正遂致仕居于姑孰不復干進所居有醉吟庵久之起為通判汀州後知端州



復棄去遂家于當塗之青山以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州推官歐陽脩稱其  
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平生爲詩數千篇最後  
知壽州而卒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六  
文藝傳九十九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也幼警悟從舅李常見之以爲一  
日千里舉進士爲葉縣尉又爲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初蘇軾見  
庭堅詩於孫覺之坐上異之後過李常于濟南見其詩文以爲  
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名聲始震知太和縣又監德  
安鎮召爲校書郎爲神宗實錄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爲著  
作郎母喪服除除祕書丞提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以實錄多  
誣失實責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監鄂州稅僉判  
寧國軍知舒州召爲吏部員外郎丐郡得知太平州提點玉隆  
觀初庭堅嘗作荆南承天院記部使者觀望宰相趙挺之意以  
庭堅有幸災之言坐除名編管宣州卒年六十一始庭堅與秦

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特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謂之蘇黃云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也舉進士不中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紹聖初坐黨籍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責監處州酒稅又編置郴州移橫雷二州後放還至滕州而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蘇軾嘗以其詩薦之于王安石安石答軾書云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餘卷正眊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及觀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於道路哀哉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亦能文又有李廌者字方叔陽翟人也博學溢于詞章受知于蘇軾軾知貢舉有程文瑰異軾曰此必廌

也既而乃非是悵然久之廌竟無成而舉然文益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也幼穎異能爲文從蘇轍學轍見其文愛之舉進士爲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蘇軾亦深知之稱其文爲汪洋澹泊有一倡三歎之聲云召爲太學錄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佐郎改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宣州責監黃州酒稅徙復州起爲通判黃州移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以直龍圖閣知穎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禮舉喪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尋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時又有李昭玘者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亦爲蘇軾所知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

晁補之字无咎宗慤之曾孫也七歲能屬文王安國一見而奇之蘇軾通判杭州延譽如不及舉進士為澶州司戶參軍召試為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出知齊州紹聖初責監蘄信二州酒稅復為著作郎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出知河中府嘗知湖密果三州最後知泗州卒年五十八有雞肋集一百卷

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材以蔭入官為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 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于仕矣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除提舉崇福宮卒年五十二

有文集五十卷其堂兄說之為之序

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也少刻苦問學以文謁曾鞏鞏奇之元祐中蘇軾傳堯俞孫覺薦于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為潁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科第罷歸久之為棣州教授除祕書省正字以卒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師曾鞏為詩宗黃庭堅然平淡雅奧自成一家云

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人也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之士得正一對策奇之除祕書省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學士每過軾必取密雲龍瀾以飲之正一詣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于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貶監

玉山稅以卒有文集十卷

李之儀字端叔，姑熟人也。少力學，舉進士。元祐中，為樞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嘗謂得發遣三昧。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為作遺表，為世傳誦。遂坐黨籍廢黜終身云。

李格，字文叔，濟南人也。舉進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為太學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挾穀颺之阻，當秦隴之襟喉，面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

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烏虜公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陷于虜人，以為知言。格非後為京東提點刑獄以卒。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舉進士，用陸佃薦，為刪定官。又用御史薦，為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謂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蛇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真秦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公麟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此顧陸云。元符三年，病脾，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

為世所寶藏其為文清婉工於詩而一時多所稱譽焉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幼穎悟稍長通書為文務為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善書畫好古鍾鼎器皿法書初 宣仁聖烈皇后在

藩時芾母出入邸中後以舊恩補校書郎嘗為太常博士出知無為軍踰年復召為書畫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大觀二年以言者罷知淮陽軍疽發卒年四十九子友仁

賀鑄字方回開封人也 孝惠皇后之族孫授右班殿直元祐

中用武易文為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以卒鑄好學藏書萬卷工文詞尤長於樂府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也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

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為奇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躓不伸云同時有鄭少微者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少微字明舉成都人也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也始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中進士為明州戶掾除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為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即位入為吏部員外郎兼編脩國史言事者論其學術反覆出為兩浙路刑獄久之召為禮部員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書命不稱 上意以顯謨閣待制知明州尋落職復待制致仕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 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為太學正紹聖中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為校書郎遷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又遷衛尉

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為祕書監擢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真定改順昌府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六邦彥能文章世特傳其詞調云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用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少從王安石學又嘗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闔肆而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

知海州復奉祠而卒年五十六嘗注杜詩有文集五十卷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也博學能文有操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遷校書郎著作佐郎賜對除司勳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

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計濤獨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宰相怒曰左司敢沮軍事耶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謫茶陵造船場卒年三十九有詩文號雲陵集

蘇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善其為學有功其季叔祖轍頗愛獎之黃庭堅亦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徙漢州教授除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

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言今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燾不從以此得罪 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蹙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除國子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且曰元祐邪說不宜位 朝廷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而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弗與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于世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七

卓行傳一百

士之所貴於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焉陳烈以學業教其鄉朱壽昌以孝感致其母劉庭式以雍睦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谷以誠信行其義徐積以篤實蓄其德卓絕之行足以表儀一世烏虜斯可謂之士矣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也性介特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學不羣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御僮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規之嘗與鄉薦黜于禮部不復踐場屋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持誠文王載之俱歸

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有先覺如伊呂者乎 仁宗屢詔不起或問其故則曰吾學未成自公卿大臣至鄉老里民交章論薦志不少易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烈方辭避而福建提點刑獄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願賜削奪諫官司馬光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 國家常患士人不脩名檢故舉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於中道猶為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實若止於夫婦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前洗其過庶復伸眉於後若實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矯偽譏之明年歐陽脩復薦其行除國子監直講久之致仕復起為郡教授烈不受廩祿敝

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也父巽 真宗時為工部侍郎壽

昌以蔭為將作監簿嘗知招信縣通判劔陝二州又倅荆南知閬州廣德軍通判河中府壽昌生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而念母之不見也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始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泣涕幾喪明有白鳥集其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後知鄂州代還以銓籍年七十得提舉



崇福觀卒于家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也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始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女死於密州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而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以壽終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塘人也嘗從王安石學舉進士調光州司

法參軍秩滿至京師會安石秉政俠見安石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荅又數以書論之久之得監安上門安石將以俠爲經義局檢討俠辭安石謂之曰凡仕官須改得京秩然後可進用何介僻如此俠曰俠罷官而來本執經丞相門下耳官爵非俠所望也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三月俠上疏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什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中國皆由大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願陛下開倉廩以振貧乏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蒼生垂死之命陛下自即位以來一有便民利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張行之亦欲人人富壽夫豈區

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盛強大勝天下哉而大臣略不推明 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 陛下所存如此大臣所為如此豈不負 陛下哉 陛下以為時然耶以為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臯夔湯文在上便有伊呂君作於內臣應於外主倡於上臣和於下以成康濟之業 陛下仁聖當御撫養為心甚於前古而大臣所為如此其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 社稷之福也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上者多矣今天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遷徙逃竄困頓藍縷折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之狀繪為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

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 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出圖以示宰執且責之王安石遂力求去出知江寧薦呂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寸俠又上書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幾五千言且曰安石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復為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於是惠卿益惡之俠遂勒停汀州編管惠卿白 神宗曰鄭俠所言事皆馮京令王安國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異議故併中之已而 神宗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 神宗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 詔付御史獄俠赴詔獄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判

檢院輒為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獨立不懼者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為小人所誤吾兄自以為人臣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御史臺知班楊忠信因謂俠曰御史不言而君敢言臺中可謂無人也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及哲宗即位得放還用蘇軾薦除泉州教授章惇用事再貶英州徽宗即位復放還仍為泉州教授蔡京為相又勒停宣和初俠卒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怙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嘗用廣施鄉里敬之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

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云矢以絕之俠歎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猷畝不忘其君況於賢者一不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俠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云

巢谷字元脩眉州眉山人也嘗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頗相善也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

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蘇軾責黃州與  
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其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  
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  
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谷至梅州遺轍  
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循矣不旬日必見死無  
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  
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其老  
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循至儋數千里當復度海非老人  
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則資之以行至  
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昏不仕  
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

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  
其後監司上其行以為郡最授楚州教授一時陳瓘鄒浩皆禮  
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娶而操履弥篤矣積為文怪而放  
耳聵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  
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語蘇軾曰自古皆  
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  
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  
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  
逾月木為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  
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者言積蘊  
德丘園聲名顯著謚曰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八  
隱逸傳一百一

所貴乎天下之賢者出與處而已朝廷之士以進為榮山林之士以退為高易曰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此山林之士所以為高者與若乃應蒲車之招被旌帛之貴則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亦其次也今哀取以隱逸著者列于傳云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也為道士五代之際屢聘之稱疾不出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召見於行宮時年八十 太祖問以養

生澄隱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養生則異於是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 太祖說其言賜以襲衣

器幣澄隱年百歲而卒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媪  
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少時常舉進士不第遂不樂仕  
有大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  
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聞其名召見因問黃白術對曰陛下爲四  
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命爲諫議  
大夫辭不受嘗乘白驢欲入汴中塗聞 太祖登極大笑墜驢  
曰天下於是定矣 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甚禮重之宰  
相宋琪問曰先生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脩養  
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治今 天子博達古今深究治亂  
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鍊無出於此  
琪等稱歎 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牙見 真宗及門丞  
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賜號希夷先生端

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憇焉  
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表數百言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  
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  
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  
讀書常自號扶搖子 真宗幸華陰謁其祠加禮焉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少時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之  
志父死與其母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又號退士  
聞陳搏之風往見之放作樵夫拜庭下搏輓之而上曰君豈樵  
者耶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爲道義來官祿非  
放所願也搏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  
者之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  
自知之 太宗時召之不起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於墓

側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厲風俗召爲左司諫  
真宗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右  
諫議大夫 真宗東封泰山改給事中西祀汾陰轉工部侍郎  
真宗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請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  
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 真宗意未決召放謀之  
放曰 陛下幸長安有不可者三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  
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棄宗廟於孝爲闕其不  
可者一也百司供擬頓伏事煩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其不  
可者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 七廟  
乎 陛下宜深念之其不可者三也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  
文頌聲以邀己名而已 陛下當自決於清衷也 真宗乃止  
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嗣宗於是嗣宗條上放不法事

放遂徙居嵩山然猶往來終南放數至 闕下俄復還山嘗西  
宴 真宗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  
真宗因出放所上時議十三篇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  
人無知者耳放一日晨興忽取前後章疏藁焚之服道士服召  
諸生飲與訣酒數行而卒年六十贈工部尚書始陳搏謂放曰  
君不娶可得中壽放從之放既不娶遂無子姪世衡號名將自  
有傳

郭震字希聲成都人也博學能詩才識過人淳化中嘗出東郊  
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  
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已而李順起於邛犍間自是括  
囊不言隱身漁釣病將死其友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友曰  
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耶識者謂其臨死生而不

亂云有漁舟前後集行于世

李瀆洛陽人魏野蜀人也瀆字長源嘗往來中條山中不復仕進好聚書畫名聞于時野字仲先居陝之東郊嘯咏終日為詩精絕有唐人風格皆有道之士也 真宗祀汾陰以禮聘之悉不起瀆者酒人或勉之曰吾以樂吾餘年爾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忽有人至其床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瀆曰吾當逝矣亟命家人置酒頃之而卒年六十三野聞其死哭之慟後六日亦卒年六十人皆異之天禧四年 詔瀆野俱贈著作郎野之子閑字雲夫喜為詩不樂仕進有父之志 仁宗嘉其節賜號清逸處士年八十四終于家

邢惇字君雅雍丘人也常舉進士不中慨然有隱遁之意性介

特不妄交游耽翫經史里人號為邢夫子 真宗幸亳州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 真宗問其故對曰 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真宗大悅除試許州助教惇不受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也少孤刻志為學結廬西湖之孤山喜為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李及薛映為其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逋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卒年六十一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卒諮適知杭州為制總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之詩納之壙中賜謚曰和靖先生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也嘗游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



衍卦氣之法自知無祿故不復進取游淮浙間數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讀之必得其宜因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遂舉器求樂之本而曉然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時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慶曆初范仲淹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狄無動乎復為占西邊用兵月日無少差其後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彊君德仁宗又問明年主何卦復對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而止又問前年京師黑風其咎安在對曰其兆在內應豫王之喪乎明日特除復大理評事固辭乃賜號冲晦處士授其子發校書郎復履尚高潔徙居杭州十餘年卒年八十京好言兵范仲淹數薦

之故與復同召焉

高懌字文悅高祖季興唐末徙荆南之地子孫因家焉懌少孤養於外氏年十三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放見而奇之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之不起景祐中 朝廷錄 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一官范雍守京兆建學召懌授諸生經從之者數百人康定中杜衍請賜以處士號特除大理評事懌固辭 仁宗嘉其守改賜安素處士文彥博又薦其經行先嘗賜良田五頃矣至是復賜第一區既又除光祿寺丞辭不受卒年七十一有少微渚宮集續東臯子兵源挂冠錄煙霞志凡數十卷懌喜讀書為文有法而詩清淡有古風論唐以來至 宋衣冠氏族人物皆見其本末攷之載籍不謬嘗夢白衣持書自為白鹿洞主因作詩識之後二十年

晝寢復夢之其卒葬白鹿鄉

張俞字少愚益之邠人也少者書好為詩嘗舉進士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十策謂當無事之日人自矜賢及有事之秋主隨其辱宰相呂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 詔以為校書郎而請授其父仍召俞赴闕俞不起乃上夷簡書曰今之機務之大宜有內外先治乎內後治乎外則天下可安矣所謂內者百官也外者夷狄也今天下一家天子幸於安逸無所制作建官授職務於因循而不知百官朋邪毒民亂政為國家之患也夫王者命官本以安上也行政也牧民也和夷狄也平暴亂也興禮樂也欲傳道而固後嗣也今小人叢處列位內外滋蔓壞先王之法蔽天子之德使澤不下汙身任卿大夫之位而為子蝨為賊俾民怨憤由是胡孽反噬陰

結凶醜傲然有爭天下之志蓋治失於內則禍生於外自然之勢也噫寇敵之患固大矣然未若守宰之患為大也今則正百官守宰之事使民悅天子之澤則疆外之患何難去哉夫四夷之為暴自古而然矣歷觀自古夷狄之彊但有暴而無僭今北虜僭位號威伏群夷且百年矣 國家惟久長之計休兵務農以尊社稷未遑誅伐含垢忍耻為隣好權時之策也若元昊者豈其比哉父子據河南朔方之地五十年 先帝用羈縻之義授以節鉞位冠侯王義同宗室以至于今恩德至遠也而獸心怙亂假號欺天此寧可忍 國家 四聖傳授八十餘年兵革不用三十餘載財富於古兵倍於初武夫謀臣充庭溢列不能以此時議除天下之患而論者止欲休兵息民以柔服遠徒虛語爾是群臣不能雪 先帝之憤紆今日之憂除國家之讎明

萬世之統將何以示四方傳後嗣乎謂宜運謀決策以安萬邦然而決策定亂在於大者則小者可拱而取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群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諍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王德用雄毅寬政世濟其武大軍樂爲之用宜起之放黜授以斧鉞用督三秦亦人望也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夷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復不起其後大臣屢薦凡六詔起之卒不起遂隱居青城山之白雲溪文彥博守蜀高其行田況繼彥博尤重之每見必倒屣嘗謂僚佐曰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司諫不用則巖谷一病叟耳俞爲人不安憂喜性高情淡有超然遠俗之志平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也刻厲爲學夜不枕席者數年有王豫者以師自居聞雍學易召而欲教之雍往見豫與語三日蹶然起拜雍嘗適吳楚過秦魯客梁晉而歸徙居于洛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其學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逆知其變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而雍卒不起居洛三十年而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謚曰康節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十篇曰擊壤集子伯溫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也常舉進士不中退而爲自得之學尤長於春秋居于陋巷二十餘年澹如也歐陽脩王安石聞而稱之士論亦翕然歸重嘉祐中脩薦于朝以爲潁州教授又

除國子監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知長葛縣皆不赴於是聲名愈高神宗聞其名詔有司以禮敦遣秩入對神宗問曰先朝召卿何以不起秩曰先帝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立當今之大患也因求歸神宗以為右正言直集賢院俄兼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脩起居注秩辭直舍人院脩起居注未幾又求去神宗驚曰方賴卿德義何遽求去也熙寧七年遷寶文閣待制兼侍讀明年又求去已而病不能朝乃以為西京留司御史臺歸穎而卒初秩隱居求志不肯出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獨以為是被召遂起然在朝亦無所發明聞望日損既卒贈右諫議大夫

臣稱曰常秩以隱逸應聘而不能盡性知命乃務求苟合是豈知易所謂君子之道者哉故雖名列隱逸殆亦赧然矣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八



